

建立完整的发展学学科体系

赖晓飞,邱耕田

(广西大学 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通过阐述发展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明确发展学的基本概念和核心理念,在系统思维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完善的发展学学科体系将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关键词:发展学;学科体系;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1;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3)01-0152-05

Institute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ories System

LAI Xiao-fei, QIU Geng-tian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Administr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expound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heor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larifying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 kernel of the development theories as well as instituting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ories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 thinking should make the study of this area into a new stage. It is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theories; subject system; system thinking

一、发展学的历史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忙于战后的重建、恢复和发展。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加速经济增长视为最迫切的问题。在新的科学与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段持续和快速增长的时期,然而很快又转为停滞。其发展前景令人忧虑。另一方面,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形成了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如何在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消除社会不平等,如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重新确立他们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走上真正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一切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普遍关心并研究发展问题,各种研究发展问题的新理论、战略方案和具体政策纷纷涌现。归纳起来,从学术源流上划分,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来源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这一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他领导美国的一批社会科学家,吸取了经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韦伯关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概念,运用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首先提出以现代化概念来概括社会变迁总过程。按他们的观点,第三世界新

兴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视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引起的社会剧变过程,或被视为西方工业文明向非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原有的理论模式已不适应于新的情况,于是开拓了社会学的新领域发展社会学。着重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等进行多侧面的综合研究。

第二,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关于国民财富即经济增长的理论本来是西方古典经济思潮的主流,但从19世纪下半期以来,研究的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和生产资源的配置等问题。经济增长差不多不再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形式的深刻变革使经济增长的理论重新受到重视,而原有的经济学理论工具已不足以剖析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经济问题。对这一广大地区新兴国家的发展战略、模式、道路、不同发展水平的比较等的较新研究,使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脱颖而出。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研究发展问题原是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出发,但经济方法的采用已大大突破原有的西方型经济增长模式,研究的理论和模式都在大大更新,非经济因素和国际因素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第三,来源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理论。战后西方政治学从长期以来关于政治权力分配形式以及政治体制的

收稿日期:2002-09-10

作者简介:赖晓飞(1972-),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知识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

静态研究转向对政治系统的动态研究,并建立起对不同政治制度和政府类型的分析模式,探索不同区域的不同模式的政治发展战略,从而使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从狭小的西方世界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这是对以西欧和北美为对象的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架构和狭窄的知识面的一个巨大挑战。尽管对政治发展的概念含义众说不一,但从多方面来研究这个大题目的工作却在广泛展开。特别是用比较历史分析法研究政治发展过程的兴起,弥补了社会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不足,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动过程的研究逐步结合在一起,开拓了发展理论学者的视野。

第四,从激进发展主义引出的各种依附理论。这主要是拉丁美洲学者针对西方现代化或发展理论碰壁之后新创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低度发展”(UNDEVELOPMENT)或不发达这个新概念来反对“现代化”或“发展”的分析概念,对第三世界经济、社会、政治诸体系落后的历史根源作了新的探索。依附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全面挑战,对依附理论的扩充和修订又引出“依附性发展”“边缘资本主义”等新理论,是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理论的最新趋势。

西方社会科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发展诸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大大拓宽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但也从一方面说明了发展理论研究的不足。因此,通过探索、论争以及各学科之间的整合,通过跨学科研究而形成独立的发展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成为了必要。因为对于这些新理论,当前应注意的显然还不是研究结论,而是研究方法,特别是他们从总体上提出了哪些社会科学的新课题,开拓了哪些新领域,都为发展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发展的本体论及发展学研究的核心理念

(一)“发展”概念的本体规定

由于发展理论研究经历了由单纯研究经济增长到全面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由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因素到将国内国际因素综合研究,由只研究历史和现状到同时预测和研究未来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学的学科领域非常宽泛。因而如何理解“发展”概念的本体规定,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发展学学科体系就显得非常迫切,不能回避。

目前我国关于发展问题也已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个人和集体专著。但当我们具体考察发展理论的研究状况时却发现,发展概念仍存在明显逻辑缺陷。这首先表现在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本体规定。例如,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所谓“发展”的本体应是整个社会,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另一些研究者那里,“发展”则指经济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而当说到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时,这里的发展又主要指经济发展。还有的研究者在“发展”概念之前冠以特定国家的名称,如“中国的发展”等,这样似乎便使“发展”有了某种本体规定。但其实,“国家”固然属于一种本体规定,但这种规定却过于笼统。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即可指这一国家的经

济发展,也可指这一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对“发展”概念的理解分歧仍然存在。

最早明确发展学概念的是一些西方发展学者,在他们看来,发展学即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ies)或称为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单从研究对象的范围上划分,可将发展学分为广义发展学和狭义发展学。广义发展学指从全球背景上探索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阐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乃至未来发展的远景。狭义发展学指专门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国家落后的原因,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和环境,并提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发展的战略方案和政策建议。

广义发展学和狭义发展学虽有区别,但实际上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这不仅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本身相互贯通,而且因为他们在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上往往也相互借鉴和渗透。由此,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发展”主要是人类社会领域的发展。其次,如恩格斯所说,世界本来就是“过程的集合体”,人类社会领域的发展也同样是一种“过程的集合体”,在这里,发展过程同样可以在不同层面、不同的具体领域分别展开;这里包括经济领域的发展、政治领域的发展、文化领域的发展,包括作为这些具体领域发展的有机统一的社会整体发展,从广义上说还包括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人的发展。社会发展过程既然包括各个层次和各个具体领域的发展在内,对其研究也就需要从社会领域的各个层次和具体领域着手,诸如经济发展研究、政治发展研究、文化发展研究等等。而这些研究决不是经济学、政治学或哲学等某一学科所能独立承担的,也不应该仅由某一门具体学科来独立承担。这里显然需要的是社会科学诸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伦理学、美学以至哲学等的合作。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领域的发展问题,政治学着重研究政治领域的发展问题,等等。总之,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具体学科着重研究的是某一具体研究领域的发展问题;而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则侧重于从社会整体的高度研究各个领域的发展之间的共性,研究由各个具体领域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所组成的社会整体发展过程的特征。这样,就可把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同社会科学诸学科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合理区分开,从而确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学不同层次的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统领各个学科、跨学科的发展学理论体系,是从社会整体层面的高度着眼,研究社会发展的统一过程的学科体系。即发展学所研究的“发展”的本体是“社会发展的整体”。在这里“整体”是系统意义上的整体,整体不等于部分和。

(二)发展学研究的核心理念

发展学既是系统说明发展实践的理论化的发展观,又是系统评价发展实践的发展价值观和指导人类从事发展活动的重要方法论;既具有关照社会发展整体、揭示社会发展本质的认知功能,又具有审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反思批判

功能和导引人类发展行为的总体规范功能等。在某种意义上,发展学研究是关于发展观、发展价值观、发展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发展认识论、发展方法论和发展价值观。发展认识论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是关于社会发展认识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识论能使我们对社会发展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获得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发展方法论是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发展或怎样达到社会发展目的的方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法论认为,实现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方法就是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发展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价值现象或价值关系的基本看法和总的观点。发展价值观除了包含认知因素以外,还凝聚着人们的情感、意志、态度等因素。

因而,在元理论的层面发展学研究的问题可以包括:发展的本质、发展的主体、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价值、发展的规律、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机遇、发展的战略等等内容。在元问题的层面发展学研究的问题可以包括: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与科技创新、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社会公平、发展与政治秩序、发展与文化冲突、发展与国民素质、发展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等等内容。

三、在系统思维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发展学学科体系

(一)发展学学科体系的两个层次——理论发展学与各分科发展学

发展学作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应有自己特定内容的知识部门。知识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生产的产物,是客观世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所产生的反映,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客观世界的智慧结晶。对某一方面的知识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就形成了特定的学科或科学。发展学作为研究发展规律的学科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研究层次。他们共同组成了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体系。

在一般意义上,社会系统大体上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等基本领域。各具体的分支发展学科即是关于社会系统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知识,他们构成了发展学研究的第一个即基本的层次。属于这一层次的发展理论是各分科发展学。例如,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战略学等等。他们研究各种具体发展实践的发展规律、模式、方法和实现机制等。这些发展理论是对现实发展实践的直接反映,具有技术性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可以直接指导人们的发展活动。

发展实践的第二个层次是发展之一般,它是发展学研究的更高级层次。发展实践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尽管各种不同形式的发展如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都有其特殊的目标、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和规律。然而,一切发展都是由人来发动、组织和实施的,又有着一般的共性和特性。如发展都意味着某一领域或某一范围事物的积极的、向上的变化,或某一方面困难的克服、问题的解决等。发展活动的共性、一般性是对各种具体发展活动的抽象。进行

这一抽象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发展实践的一般规律、模式、过程、机制和方法等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就是理论发展学。理论发展学既从发展实践中总结共同规律,又通过各门具体分科发展学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等同发展实践相联系。同具体的分科发展学一样,理论发展学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同具体的分科发展学相比,它对发展实践的概括度更高,更具抽象性、一般性,它是对人类发展活动中的“真”、“善”、“美”的思考,是对发展真论、发展善论、发展美论及发展方法论等一系列发展实践中最一般的问题或重大问题的理论抽象。它对发展活动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属于这一层次的发展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发

展理论的最高层次,发展哲学、发展美学、发展伦理学。

在发展学学科体系的架构中,发展学与理论发展学、各分科发展学及各门具体学科的关系可表述如图1。由图1可看到,在发展学的知识体系中,理论发展学处于最高一级层次,其次是各分科发展学。他们共同构筑成一个完整的发展学学科体系。各门具体学科不在此列,但它为各分科发展学的研究提供养料和素材。理论发展学与各门分科发展学科的区别不在于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在于对社会发展现象研究、说明的层次不同。前者以社会发展现象的普遍规律与一般应用为研究对象,是对社会发展现象的最一般说明和最高层次的概括,后者则以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及具体应用为对象,是对社会发展现象的具体说明和带有实证性的考察。理论发展学与各门分科发展学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表现在:理论发展学除了从各分科发展学中得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外,更多的需要建立在各分科发展学的基础之上,从中吸取养料和素材。由于理论发展学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最普遍的本质和最一般的规律,因而需要依赖于各分科发展学对社会发展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的研究。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以各分科发展学的研究成果为素材,才能进一步概括和总结,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同时,各分科发展学又应以理论发展学所提供的最一般观点和原则为指导,从一般到特殊,进一步研究各门具体学科中有关发展的具体实践问题。唯物辩证法表明,普遍的、一般的规律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具有指导意义。用理论发展学所揭示的最一般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就能有效指导各分科发展学乃至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二)系统综合是现代发展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现代发展学学科体系呈现出一幅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图景。学科之间彼此隔绝相互并列的状态已成为历史陈迹,而且彼此联系的方式日益复杂而多样,由线性联系走向多维联系,跨学科课题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事实上,这正是时代的潮流。我们正在从分析的时代走向系统综合的时代。在这系统综合的时代,“不只用一种,而是几种科学方法研究特定的对象,成为当前科学发展具有前途的方向。”^[1] 统观发展学发展的全貌,系统化综合化趋势不断增长,有关发展的科学知识整体化趋势成了主要趋势,学科的

继续分化实际上已经是系统综合化趋势的一种表现。这一趋势不仅表现在理论发展学的不同学科之间或各门分科发展学之间,而且更加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日益形成一个新的系统的跨学科学群,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跨学科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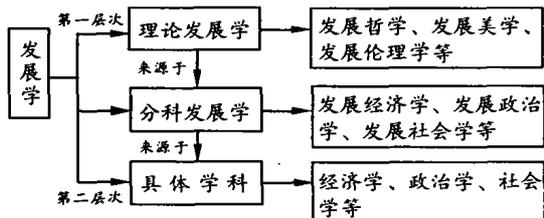


图1

现代发展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日益加强,多门学科共同的语言、概念和方法正在形成,一门学科所取得的成果及方法可以迅速转移到其他学科中,以及每一门学科都是在与整个学科体系的密切联系中向前发展,单科独进的孤立发展已经愈来愈困难,甚至是愈来愈不可能。当前,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发展学科学的系统综合化指发展学学科的交叉和综合,所得到的结果是某些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或新的学科。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是重要的,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又很不够。实际上,现代发展学系统化、综合化的根本之处在于,通过学体化变革,使发展科学知识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即由学科结构层次到学体结构层次。正是这种发展科学学科体系技术结构上的实质变化,才使得发展学总体获得了实体内容,成为一门建立在发展学学科体系及其综合物之上的、领导发展科学总体的学科,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多学科松散集合的处理上。而且只有建立了发展学学体变革的观念,才能了解发展学学科总体的真实意义,制定发展学总体发展的有效措施,从而加深对发展学整体系统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按照现代科学学体化变革的观点,在科学发展任何一个大阶段上都存在科学基本结构,它在思想上支配着科学的运动和变革。现代发展科学基本结构是发展科学统架结构,即是发展运动中人和物质世界的高度普遍性或以特大系统过程为基础构成的主题模式,它可以把有关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完整综合,形成一个大系统。这种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止骨架,而是一种动力源,推动发展学科研人员去收集与重组有关的现成知识与技术,使之包罗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开拓的外延越来越广泛。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以其记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深刻指出:对于现代社会复杂的跨学科课题的研究,走直线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有些人无非是搞直线推断。在技术、经济、能源、资源、人口等方面,他们先弄清世界上现有的趋势,然后稍加推断;实际上,他们断定:不管今天变化过程、什么体制、明天还是这些,只是数量上有增有减。……从表面看,把今天的趋势直线延长下去似乎很保险,很科学,其实不然。直接推断在稳定时期很有用,拿到当

前这样的大变动时期,就不灵了。”^[2]今天,发展学正处于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在所有发展学知识领域内,特别是各门分科发展学,应恢复广泛的思考和全面的理论探讨。仅借助于单科分析的方法确实无能为力。我们必须把看问题的视角移到系统思维基础上建立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一个视角,新的视角可以发现新的事实,提出新的问题,可以扩大思维空间,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新的领域。

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学,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迈向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对非西方世界卷入世界贸易后将被迫转向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与西方式的发展前景也有一般估计,但并没有形成关于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系统理论,这为后来者留下了广阔的研究余地。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如巴兰、斯威齐等人重新对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进行研究,并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最初,这一理论是出于应付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挑战,后来,就形成关于发展问题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其中包括一度影响较大的“依附理论”。所有这些研究都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相互关联的极大复杂性做了新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研究。而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也正在突破。近年来,根据世界的新形势,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改革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总结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探索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新路子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许多理论问题通过实践的检验将会得到丰富、发展和修正。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学必将使被忽视了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研究出现一个复兴,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究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发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当代得以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发展学由单个、分离的学科升华成为系统、综合的学科,表明人类已经抛弃了传统的以个别社会要素的演进来解释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习惯,各种单一性、终极性的发展学说都不可能在当代再被奉为主教。发展学的学科体系结构还证明了历史是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合力的结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发展学理论从对社会某一部分、某一层面发展的关注升华到在全球系统的互动中探索发展问题,还表明人类已抛弃了发展-不发展,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截然划分的两极思维模式。漠视不发展的发展,潜伏着可怕的危机。发展理论对全球问题的探索,既证明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联系,同时也展示了当代世界空前一体化的重要趋势。没有对当代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深刻理解,就难以把握当代发展的真正含义,必然失坐当代发展之良机。

在中国,是邓小平首先在发展理论的特有含义上把“发

展”这一术语引入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并提出和阐明了发展是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主题。他还围绕发展这一当代中国的主题,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科学判断,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思路。从特定意义上,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学理论既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实践,同时还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实践活动和成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解决方式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极为不同的特点。中国在对发展模式的探索、发展制度的选择、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发展与体制改革、政治秩序、社会公平、文化冲突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上,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事实表明,中国的这种独特实践是成功的,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对这些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正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学面临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丁雅娴. 科学分类研究与应用[M].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4.
- [2]阿尔温·托夫勒. 预测与前提—托夫勒未来对话录[M]. 粟旺,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 190-191.
- [3]邱耕田. 发展哲学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4]肖枫. 西方发展学与拉美发展理论[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 [5]鲁兴启. 综合的时代呼唤在系统思维基础上建立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J]. 系统辩证学学报,1998,(2):12-17.
- [6]贾高建. “发展理论”研究中的“发展”概念存在逻辑缺陷[J]. 理论前沿,2001,(11):30.

(上接第145页)

该会每年召开年会,偶数年召开面对面的会议,奇数年则召开远程会议。1998年由 Athabasca 大学主办在 Banff 召开的年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600多人参加。1999年的年会于6月8日在渥太华举行,通过电话及电视会议向全国播放。2000年的年会则于5月2日在魁北克城的拉瓦尔大学召开 CADE 发行两本学术期刊,《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是经同行评阅的学术性刊物,每年发行两期,刊登远程教育与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报告。《Communiqué》则是一般刊物,面向远程教育与实际工作者,每年不定期出版。所有会员均可免费获得这两种刊物。

二、认识与思考

综上所述,加拿大的远程教育历史悠久,早在19世纪末出现邮递服务起,就开始了远程教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远程教育的手段及时进行了技术更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模式多样化,既有双轨制,又有单轨制,并设有专门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非教学机构,和专门的远程教育研究机构。从政府、学校、公司和社会机构,加拿大各个方面都十分重视远程教育的发展,能及时决策,及时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改造传统的函授教育,为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公民素质,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展岗前及在岗培训,为建设学习环境、实施终生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对信息技术设施和互联网的利用程度的差别,在加拿大已经出现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个新的社会问题,使得已经存在的贫富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更

加难以弥合。这种情况在我国依然存在。然而,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发展终身教育,让人人都有获得信息、获得教育的机会,就为缩小这些差别创造了条件。

在我国,如果将电力、交通、通信设施作为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基础设施,那么,现代远程教育就是建设未来知识经济大厦的基础设施。如果说普及国际财务结算、国际招标、国际法等方面知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的当务之急,那么,完善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开展各个不同层次、不同对象、不同方式的远程教育,建设终身学习体系,也是中国面对入世挑战的当务之急。迎接挑战的核心问题是在逐步开放国内教育市场的同时,尽快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在增强国民对我国教育的信心的同时,迅速提高我国教育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而加速远程教育体系的建设,落实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就是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显然,在网络规划、科学决策、经费筹措、技术推广、机构设置、队伍培训等方面,加拿大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 [1]Office of Learning Technologie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pen Learning and Distance Education in Canada[R]. Canada: 1999.
- [2]The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Education [R]. A global perspective, 1999.
- [3]Canadian Consulate General in Hong Kong. Canadian Capabilities in Education Technologies[R]. Canada: 2000.
- [4]陈至立. 我国加入 WTO 对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N]. 中国教育报,2002-01-09.